

文

通

文通卷之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淵源經史

此篇如綿之九章若斷若續古今字範

顏推之曰文章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圍不後諸體立案可謂苞

王弼州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

傳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諭。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卽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衆。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

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諸子百家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裨官小說與焉
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
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
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足
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
明也其瞭然于中迫於吐而必不可如如水盛堰敗
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
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

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又况虞初者流。流而非雅者乎。久矣夫。諸子之龐而難擇也。故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群眾無門。有拙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噤也。由法謂之道盡數也。由數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以彼英才特達。炳曜垂文。騰姓氏而懸諸日月。標心萬古之上。送懷千載之下。要亦不可茹者焉。邈洄風后力牧。伊尹而後。文諮道于鬻熊。孔問禮于伯陽。聖賢并世而經子異流矣。至於墨翟軌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

謝音
關後

治國于地利。騶衍養政于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
谷唇吻以策勳。尸佼兼總維術。青史曲綴街談。蜚芬
流鱗。逃於秦炬。而見於漢略者。百八十餘家。晉魏以
還。譎言瑣語。充箱照軫。其述道言治。枝條六籍。純粹
者。入矩。躋駁者。出規。月令取乎呂氏。三年問獵乎荀
子。此近道之語也。若湯之問棘。蛟璉有雷霆之聲。惠
施對梁。蝸角有伏尸之戰。禦寇移山跨海。淮南折地
傾天。此其躋駁者也。歸藏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况
諸子乎。至如六蠹五蠹。裂車飲藥。非虛致也。白馬孤

犢比之鴉鳥非妄貶也。大諦荀懿而雅，管晏嚴而練，
邠衍參而壯，墨隨顯而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鶻
冠綿深，鬼谷與眇尹文得其要，文子擅其能，韓非喻
博，不韋體周慎，到理密，淮南詞麗，皆所謂入道見志
之書。其次立言者也。若夫新語新書，法言說苑，正論
昌言，幽求之屬，或叙經典，或詮政術，亦如計困廩料
軍實，其視無所有，鮮所明而強言之者，固不倫矣。雖
然有難易焉。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大將之料軍實，
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隔困而算，龠合不爽也。

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要以言其所明則一也。然諸子言于言之中。莊子言於言之外。言於言之中者。舉所有者也。言於言之外者。隔困望敵者也。言於言之中者。指屈心計。惟恐其遺也。言於言之外者。游戲三昧。巧曆不能逮也。邵康節曰。莊生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祝允明曰。莊周總萬而一者也。百氏之傑也。昔張衡賦二京。言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亦以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躡已何

橋音時
精粹

者陰陽相摩古今相嬾萬變橋起鬼瓊爭詭不可勝
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者街談巷議
必有稗官主之譬之管蒯絲麻悉無拍槩道固然也
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又嘗聞之蒙莊矣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變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鉞析亂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從橫家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顛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卽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不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怠。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踰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農家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敘。

天文家

天文者敘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叅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廼悍。非濫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數家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上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窳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固因舊書以敘數術爲六種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五行家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敘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

形法家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兵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剡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葦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

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
敘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諸品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樸拮據遺逸紀
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
種

醫家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
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
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

瘡爲劇以生爲死

房中家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故曹植曰非精心至志不能爲也

神仙家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

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敘方技爲四種。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氏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

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
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
學失傳。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
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
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
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齊之故物也。今之爲
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
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脊內
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

之盛哉。眎之。遇糴曲防。以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宮梵筴。殆徧天下。固不能使其泯泯也。

彙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群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猥衆。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要者。其謂斯

乎。蓋施之文。爲通儒。厝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濶也。他如嘉祐謚法。淳熙孝史。乾道翰苑群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著書。莫難于彙書。彙書之人。一而讀吾彙者。無萬數。以一人聞見。而使無萬數人。皆以爲允。此必無之事也。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其大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

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君子顧有取焉。故
至人獨稟全懿。而偏長小。稊足以當。緩急而狎。世機
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也。儻所稱賢已者乎。

刺謬

罪知錄曰、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四家六家之云是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蓋自蘇軾言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復紛紜、至于茲辰、八齡三尺之蒙、父師詔之、子弟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話及文章、輒已能道韓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卽稱六家已、答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

之選姚之粹聞評古作便質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爲前人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尚猶五嶽四瀆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祇應千古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誤人也又如言學則指程朱爲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爲宗師談書則曰蘇黃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宛若在胎而生知離母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歎哉夫其所謂三變則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

以來上昉六籍下薄五代。

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

大抵一貌少

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今。改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說而究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也。謂其縛積也。謂其故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也已。凡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以虛奧。以淺頓。以經豔。

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爲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爲物。本末偕建。華質雙形。并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韓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質勝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續續學子
亦曷爲是漶漫耶用是粵徵方策鴻筆爛然水流濕
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誨爾諄諄聽我藐
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錦衣狐裘顏
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
執懿筐爰求柔桑非綺麗與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
狸織皮芝栢菱相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長百夫長庸蜀羌鬻

微盧彭濮非縲積與疇離祉鳴義不蠲蒸聒聒起信
險膚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抑釋柵忌抑鬯弓忌非奧
澁與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剗刑
人無或剗刑人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
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駟之篇芣苢之篇瓠葉後之三章
非迂頓與有若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有若巫賢有若甘盤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
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

凝脂領如螭螭齒如瓠犀螾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
是爲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扣之曰斯聖哲之筆也
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之宜
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覓之元亨利牝馬之
貞歸訟可乎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
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若昊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牛吉不宜上宜
下人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太任有身生

此文王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腸一胃一鱗是鱗豺
狗足非朴素與包羞引兌大水如初庸庸祗祗威威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初吉有它吉也非疏簡與
毋不敬震起也艮止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
之言實廷女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
之非淺易與否立孫忠矣清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爲
之然非與曰非也予則孳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傷腎乾肝焦肺非徑疾與春正月秋七月其無乃是
也乎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

其折折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
爾非空虛與臀無膚比頑童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
毋齧骨毋選羹毋投與狗骨履帝武敏散小洩與犬
牢而得文王先生如達不圻不副使二婢子夾我非
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固與
前者並列乎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爲物無所不該而
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
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質華二道兼
施並發誰得而廢諸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

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宮器。人所造構。與生俱有。亦安得而大殊。今以千百載相承。相畀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削。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成完體。而翻欲枉度。詘謨。構奇追俗。顯務偏枯。更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豈非大繆也乎。夫古人之爲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起也。以障軀也。冠令韜髮可爾。曷爲而危其頂。博其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爲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可爾。曷爲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纏之以縷。

積尚之以締繡爲是摯選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然
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骼也辭句肌膚
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於骨鬚髮必浮於膚自然
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身身若是聖人且以爲鄙
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於言而不
然苟取一人褫厥衣冠禡其四體已不可以目矣又
欲剗剔其膚革翦薙其毛髮一髑髏枯腊于前尚爲
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妄繆誤人豈不然哉然
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於若今之墮弊也然

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弱，所謂過華因矯，其甚殆以防風之臍而思衛玠之癯，令中庸耳。矯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子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汾洄四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修、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爲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捐章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啜蓼荼，是用全改在昔之成模，肇呈今日之異貌，卽弊文之職由。

也。於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趨逐而機斯用矣。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刻削而弗準於中庸矣。顧且軒視自捫以爲砥絕狂瀾高涉聖域。遂令餘子揭裳從之。溺而不返。口陷沮洳。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卽六氏評之。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過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偶。與古未甚胡越。亦厥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儼。形龐而情竊。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矯。其口誇。其主好勝。其發疎躁。先

王賢聖清和融暢之風。溫醇深澗之澤。飄澗或幾乎盡矣。廬陵逾務純素。轉立孤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袞繡。蓋自謂近宗一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山更作儂浮的爲利口。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決從。譁獷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鄉儂里冶之子。所以使其犇迸狂顛而不息。固應爾也。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旣脫衣裳。并除爪髮。觀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謂之文乎。謂之質乎。如以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冕裳珮玉而少

施締繪。稍備章程。雖乏虞廷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寬而青絃者。與退之。襴幪把笏。侃侃朝廷。繫鞅騎射。馳絕行陳。文隨陸之。文武孫武之武。其諸異乎。周公師尚父矣。傲立辭場。誠變法之吏師乎。承叔辟殺餐松。赤體澗卧。自許長年。亦竟弗能被五章。聆九成。亦未克臻彭聃之長。上古而不爲老也。子瞻法吏慮囚。林誘百出。論辯如流。必在引承。令居孔門。宣父之云。焉用佞也。其斯人乎。鞏石獸齧腊骨。展轉不已。索腴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以一文。而令六。

子爲之。柳當用百言而盡古人之十八。韓且若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柳歐蘇渙漫固合枯短。曾王旣已縮積。宜爲豐實。何復轉薄。蓋亦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字有來。一篇大歸。旣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依。非經卽史。非史卽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永。此其學克而才廣。自然辭映而旨長。夫豈不能爲六人之寂寞。與富而殺物也。易變而備事也。難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弊之極。如今日也。病乎其作始之涼。可憾也。今以其茲

辰之自六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證。前引後申。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幾。助詞累倍。乎而疊疊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濫觴韓氏而極乎宋家四氏之習也。雖稱六家皆誤。韓亦可以拔出。韓歐次之。蘇與曾王則其靡也。今之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一也字。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果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觀。則可知其不妄。非違衆以犯不韙也。惟六氏者。認其捐彼。

也。聲音也。

遂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有英姿瑰智。擲置瓊瑤。出沒沙礫。寧負天子之通才。用遵守文之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之名尚。要之爲人而不爲己。故不信己而更信人。斯余所謂誤人也。然爲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所以願從人者。非特眩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苟而易辦。爾何則。爲八代者。必皆口罄五車。腹笥千載。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獨若六家者。只皆巧思。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薄情。稍獲毫毛。可就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

孫遜
向

當古人數言而已。豈非功苟而易辦。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有譽吾。吾嘗答云。使我赤手侍古人。側殫我平生之蓄。當不能並其人。一日之談。此非冲孫人。豈不自知耶。亦但語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也。嗟乎。菽水終歲。不覲瓊筵。窶乞遮陌。長無繇頓。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文通卷之四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典

唐孔穎達曰堯典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
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爲故爲第一也然
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
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
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卽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
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

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補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

注疏曰。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卽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

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六體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葵。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而不言誥。胤。征。不言誓。君。陳。

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有取其言而傳達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

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爲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爲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爲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亾。則爲大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有謂書以載道，史以紀事，非歟。蓋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道外之史。不然則書以道、政事，亦不過政事而已矣。何與於道也。是故紀載一本乎道，則史卽書也。事卽道也。六體雖分，而又有不盡於六體者。同歸于道，謂虞、夏、商。

周之書。卽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於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健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善觀尚書者。雖謂古人經史載籍悉備於書焉。亦可矣。何必孜孜於六體之合不合哉。

書首二典。何取於典之義乎。天秩有典。自我五典。五散哉。是典之所由名者。一自天敘。五倫言之。乃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凡經典所記載者。記載此彝倫之常

道而後可以典名矣。

易爲文字之祖信矣。而文之備。曾有備于書者乎。彼庖羲畫卦。不特洪範之稽疑。干卜筮貞悔。見易之用也。九疇五行。詳言天人之理。陰陽剛柔吉凶休咎。孰非易乎。詩以言志。不獨虞廷賡歌喜起。已肇乎風雅之原。五子之歌。已肇乎風雅之變。而皇極敷言其音響之協韻者。孰非詩乎。禮以肅儀度也。自伯夷典禮作秩宗。凡五典五敦五禮五庸。以至巡狩會同柴望祭告同律度量衡。莫非禮之教也。樂以和神人也。自

后夔典樂教胄子。凡諧和八音。出納五言。以至祖考
來格。群后讓德。鳥獸蹌蹌。莫非樂之教也。春秋以肅
紀綱也。自臯陶作士。命德討罪。黜陟惟公。然元祀十
有二月之書法。卽史官以時記事之體。莫非春秋教
也。周禮以定官職也。自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
官公孤。論道弘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孰非周禮之
教乎。明德固闡之於大學也。然太甲康誥堯典之克
明。顧諟則已先之矣。末發之中。固闡之於中庸也。然
堯舜禹湯文武之執中建中。則已先之矣。學習一貫

固闢之於論語也。然遜志典學。習與性成。主善爲師。協于克一。則已先之矣。盡心之性。固闢之於孟子也。然上帝降衷。厥有恒性。雖收放心。開之惟難。則已先之矣。以此觀之。凡聖賢經書。不已備於尚書之中乎。且自古帝範相謨。皆從此出。學必稽古。舍此末由。志欲修己治人。惟潛神於茲焉。亦足矣。

謨

謨之義何謂也。卽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也。蓋舜禹臯陶益稷群聖相聚一堂，其所謨謀者惟德而已。此所以爲嘉謨也。惟日孜孜而九功之惟叙，思日贊贊而九德之咸事，危微精一執中開道統之宗，救天時幾克艱肇治統之要，其相儆戒也不曰罔游于逸，罔淫於樂，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是好，傲虐是作，不曰競競業業無曠庶官，則曰予違爾弼，爾無面從，退有後言。禹聞昌言則拜，陶聞昌言則師，此其嘉

謨之在虞廷者信乎古今君臣謀猷之法則也後世
諂諛成風無論已雖有英君碩輔際會一時而帷幄
之中不過運籌決勝之雄圖鋪張粉飾之偉績其視
謨明弼諧惟允迪厥德之是謀者寥寥罔聞已

冊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漢制約敕封侯曰冊冊牘也敕使整牘不犯之也

集古韻作箒通作策國史亦曰簡策杜預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簡札牒畢同物異名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冊

鄭玄論語敘云書以八寸策誤爲八十宗

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勅策書者編簡也其制書二尺短者半

之篆書起年。稱皇帝以命諸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異也。

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策。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漢武帝封三王策文。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玉。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其目凡十有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曰玉冊。

上尊號用之。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曰封冊。
封諸王用之。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
用之。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
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
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
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
制各有等差。其文當以古爲準。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屨而響盈四表。唯詔策
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

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
授管錫胤易以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
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命者使也秦并
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
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戒州邦詔誥百官制
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
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
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
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

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綵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救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

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
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覲禪誥
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
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

黃冊
國朝民數黃冊所載至爲浩繁其大要則天下之人
丁事產而已人丁卽前代之戶口事產卽前代之田
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冊成則藏于南
京之後湖

璽書

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老子曰：「爲之符璽。」莊子曰：「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

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以爲秦始皇制乘輿六璽
非

昭代寶璽凡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
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
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
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
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
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
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

篆法

印文凡四等。文淵閣玉箸篆、將軍柳葉篆、一品至九品。九疊篆、賜關防若未入流條記亦如之。監察御史八疊篆、夷王印三等。曰金、曰鍍金、曰銀。諸司印文或以署或以地或以官。惟都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凡九九之術。鼠市之技。莫不用志凝神。底于極則。况印章之制。列於六書。用之邦國。庸詎無極則乎。古者金之類有鑿。有鏤。有鑄。玉之類有璆。有瑑。代各異。法人各異。巧神情所措。工力所至。上自嬴秦。以抵六朝。窮八代之精。咸各底于極則焉。迺若急就縱橫。得諸

楊用
修墨
考王
半巷
董史
皆極
贍傳
河謂

鑿也。瘠。紋直。曲得諸。鏤也。滿。白。蜿。蜒。得諸。鑿也。方。折。而。陰。得諸。璠也。圓。折。而。陽。得諸。瑑也。龍。章。雲。篆。鳥。翥。蟲。蠕。各。極。其。趣。化。腐。爲。奇。得。神。遺。跡。斯。進。乎。技。矣。若。夫。昧。象。外。之。巧。妙。暗。萬。變。之。變。遷。卽。楮。河。南。之。摹。蘭。亭。未。有。見。其。肖。似。者。也。

郝經傳國璽論曰。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爲一代法制。而不以爲傳。故受命者。莫不革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璋判白。

勤於
稽古
者矣

弓繡質元龜青純等。或以爲藏。或以爲分。或以爲寶。而亦不以爲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沈社。饋則轉而之他。傳受而守之。莫敢少置者。在夫道而已。初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與萬物。聖王受命爲天地人物主。乃復以道爲統而相傳。故本於天命。根於皇極。原於心性仁義。明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察於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二帝三王。古今莫及。未聞有所謂傳國璽者。及秦始皇并天下。奮私知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而爲皇帝璽。綬滅趙。

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於是除謚法。謂已爲始皇帝。其餘以世爲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始有意於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爲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復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爲一代寶器。別取藍田渾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示惟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以爲傳國璽。於是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擲揄。欲以爲已有。館於周勃。問於

霍光奪於王莽。挈於王憲。專於更始。上於盆子。復歸於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於死。東漢之亡。劫於董卓。獲於孫堅。拘於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懷愍之難。入於劉石。復歸於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不在於道。而在於璽。以璽之得失。爲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爲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璽者爲正統。宋靖康之亂。爲金所有。漢以來十有餘代。千有餘年。竟不

能復三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
綱紀法度治世之具。皆不傳。始則雜乎王霸。終則盡
爲苟且。其篡弑奪攘蹂躪血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
言。嗚呼。傳者勿傳。勿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宜也。彼
嘗有是而亡其國。吾今得之。其誠爲吉祥哉。昔湯伐
桀於三鬯。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爲非。而作典寶。言
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物爲寶也。當新莽奪
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
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雖一時忿激之言。最

爲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足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寶呂政亡國之器。讛踵陋莫以爲非。可爲歎惋。且其制名爲傳國。謂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舜。舜傳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傳成王。成王傳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篡弑而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爲傳國。何哉。或曰。然則無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旣以爲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爲一代之璽。更

其文爲一代之文。國亡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帝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之際。更爲魏璽。可也。獨以秦璽爲歷代傳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一帝一璽。不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詔

爾雅曰詔導也。郭璞云：教導人也。又勸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註告也。又上下通稱之義。秦漢以下天子獨稱之。

說文云：詔，告也。釋名曰：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按秦漢詔辭深純爾雅。近代則用偶儷矣。

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三代始兼誥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

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古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詔。誥制勅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吾學篇曰。今制。皇帝諭百官曰詔。曰誥。曰制。曰勅。曰文冊。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申覆而劑調焉。平允乃行之。太皇太后。皇太后曰誥。

漢文失其傳。而經學亡矣。漢詔亡。盤庚大誥所以亡。

也。詢咨且無論。或曰：季世天子務繁緒廣漢之時。與民親。民與吏親。吏與將親。天子如對其家人意出而言。隨無爲詔之意。無爲詔之意。而詔乃落落然三代矣。且非唯天子自言也。君不暇而臣爲之言也。亦然。無代君爲詔之意。無是意而詔乃落落然。天子焉大誥多方諸篇。不周公乎。周公之才之美。不驕不吝。而代成王爲之言。宛然成王也。知古誥者。知漢詔。知詔者。知疏。君民不相親。民吏又不親。吏將又不親。而曰我能疏。吾恐漢人見之矣。

王者淵默黼展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
賢則氣含風雨詰戎變伐則威廩洊雷肆赦而春日
同溫救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
詔令最爲近古然救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
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
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慴服遐邇不可得已
顧王治人心下於綸紉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誥誓
近有詔有令有制救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
晉詔首稱紀綱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

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制

文章緣起曰制秦始皇以命爲制

珊瑚鈞詩話曰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故謂之制

獨斷曰制誥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誥猶告也漢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卽重封露布州郡者詔書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勅者謂勅某官某地皆類此

文中子讀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

不割者乎。

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制度之命也蔡邕所云此漢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勅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宜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古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劉子威雜俎曰。制出于一孔。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能出。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亾。又曰。禁藏于胸臆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能以已知彼者也。

河圖玉板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危哉。

誥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三曰誥一曰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周禮五誥古者上下有誥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以諭衆也

爾雅曰誥誓謹也訓飭戒勵之言也郭璞注曰所以約勤謹戒衆

蔡邕獨斷曰制誥制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

說文云誥者告也下以告上則有仲虺之誥上以告

下則有大誥洛誥考之於書可見已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亦別叮咛足辯其異惟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今

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

大明會典凡誥軸洪武十七年奏定有封爵者給誥皆如一品之制惟公侯用玉軸伯子男用犀軸爲別衍聖公二品亦用玉軸功臣推封公侯皆得推恩三代其封贈各從本爵

凡誥勅等級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勅命婦人從夫品級誥用制誥之寶勅用勅命之寶仍以文簿與誥勅各編字號復用寶識之文簿藏於內府

凡誥勅軸制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官誥用玉軸二品官誥用犀軸三品四品官用抹金軸五品以下用角軸

凡誥勅軸數正統十二年定一品五軸二品三軸三品二軸四品至七品俱一軸天順元年奏定一品四軸二品三品三軸四品至七品二軸

凡給授洪武二十六年定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

張永嘉曰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

誥重刻

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敝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辭哉！伏

乞 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爲 誥敕。必須復古崇
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 王言重而人
知所勸矣。

訓

蔡沈曰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書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任昉曰訓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祠者告祭於廟也。

高皇六年祖訓目成。凡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序。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

既竭
心思
焉

嘗慮子孫不知所守。故日夜以思。具悉知慮。細詳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矣。

誓

記曰軍旅曰誓、誓師之詞也。禹征苗有誓、言其討叛
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
怠也。

釋名曰誓、制也、以拘制之也。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
云戒也。

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羣臣之詞、
如書秦誓是也。後世雖無秦誓之類、而誓師之詞亦
不多見、豈非放失之故歟。

說文曰誓約束也爾雅曰誓謹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于誓於天子攝其君注猶命也言誓明天子既命之爲嗣樹子不易也

尚書大傳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人呂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近遠二曰命論語曰爲命

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師氏詔王爲輕命增韻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罔命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中之命或以飾職如書之畢命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或傳遺詔如書顧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

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者猶可法焉

麻

麻始于唐明宗。按唐典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並用白麻。唐翰林志云：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其後翰林專掌內命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

勅

勅漢高祖作太子手勅漢初定儀則四品其四曰戒勅勅用黃紙始于唐高宗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敬天也

劉熙云敕飾也亦作勅使之警飾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鄧父受勅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其四曰戒書卽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四曰發勅五曰勅旨六曰論事勅書七曰勅牒則唐之用勅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獎諭豈

敕之初意。裁其詞有散文。有四六。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榜。今制諸臣差遣。多予勅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漢書曰。誠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勅文曰。詔勅某官。是爲誠勅。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卽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勅中。皆有訓飾戒勵之言。

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
後王介甫蘇子瞻最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勅。其卽
所謂一箇八寸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令

說文令發號也徐曰號令者集而爲之節制也記曰命相布德和令又月令紀十二月之政

周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風俗通曰時所制曰令承憲履繩不失律令也釋名曰令領也理領之使不相犯也

劉良云令卽命也出命申禁俾民從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秦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

詔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文選有梁任昉宣德皇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式。諸集中不多見。載諸史者，尚可矜式焉。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書記洞詮曰：母后儲藩稱制施命，是名曰令。容齋三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

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于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爲式假則非也。

文通卷之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封禪

王者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封者、金泥銀繩、封以印璽、封者、廣也。禪者、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三皇禪於繹繹、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譔德著明也。梁信也。甫、輔也。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

塞故符瑞並臻。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
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
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
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
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
丹。阜出蓮甫。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
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黃鐘律調音。度施四夷
化。越裳貢。孝道至則蓮甫生。不搖自扇。繼嗣平明則

賓連生於房戶。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干庭。狐九尾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景星者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別尊卑也。醴泉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三苗爲一稔。天下當和爲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河圖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曲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

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可惡爾。

春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滯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

代之封。其有形兆整堦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
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
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伏羲。神農。炎帝。
黃帝。高陽。高辛。唐。虞。禹。湯。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
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其不識者六十。又在
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
有孔子之不得見者。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
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
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

渾渾
渾音
馮音
馮音

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

劉彥和曰。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
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
馮馮。焚焚。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
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
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
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
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
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

西鵜東鯀。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勲德而已。是史遷入
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
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
踈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
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勲。乃鴻筆耳。觀
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
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
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
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叙

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
凡此二家。並岱宗寶跡也。及揚雄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
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
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
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
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
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
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荅迂緩。且凡千言。勞

深勦寡颺。燄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鏗。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玉牒

徐伯魯作玉牒文。以世傳禹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此蓋後人傳會之文耳。然其事不經。雖名玉冊。實玉牒之類也。

按此與

按

有君
有堯
舜之
言無
去舜
之心
所謂
信通
者不
篤

皇明玉牒名類仍爲封禪

漢光武東巡羣臣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詔曰百姓
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遣吏上壽虛美必
髡令屯田後以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
宗遂用元封故事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以
四夷咸服請封禪詔不許曰若天下又安雖不封禪
庸何傷世豈以漢文賢不及秦皇耶且祭天掃地何
必封數尺之土乎後將有事于東封會河南北大水
又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灼知其非

形諸詔告。然亾何而自爲翻覆。光武感於讖記。太宗
好大喜名。不幾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乎。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敷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克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
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
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
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
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

我顧且盜而城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
有儷語儷始於唐然不專爲檄也其他報答諭告亦
有稱檄者焉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
弱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
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
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
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
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今有文告之辭

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湏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闡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

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元脫壯有骨。鯁雖奸闖。攜養童密太甚。登丘摸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爨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爨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

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蒼龜于前。驗懸磬鑑于
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煇曄以騰說。
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
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
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
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

露布

文章緣起曰按通典元魏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

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

袁宏倚馬

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祐以爲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一文世旣劣得

而後人所作皆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抑源流之不同也。

文露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容齋四筆曰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

丈夫
鬼人

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
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
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爲露
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
纜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
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赦文

說文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爲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爲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勵風俗、亦稱德音、則德言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

書曰。青災肆赦。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痲疽之礪石也。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啞啞。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耳。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名亂之門闢矣。故曰。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告

告，魏阮瑀爲文帝作舒告，釋名曰：上救下曰告，告也。也使覺悟知已意也。

御札

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勅之變體也。

如漢高帝賜太子書，文帝賜南越王書，不可謂古無此體也。今制答諸侯王書，多中書舍人撰。古意篋如矣。

論

字書云、諭曉也。以上敕下之詞。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行人傳言、不假書翰。漢人之作、可以爲式。此書所主、唯在文章。則口諭之詞、又不同矣。

批答

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自唐太宗答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而散文四六則兼用之

今制皇帝批答曰聖旨太子曰令旨太皇太后皇太

后皇后曰懿旨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制命於上符傳行之

續文獻通考符付也書勅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文心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

信陵君用侯生言令如姬竊魏王兵符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

漢書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爲銅虎竹使符應

邵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因家當發兵遣使者。許合符。符合。迺應之。竹使以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音。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也。

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刻玉符約以爲嫡嗣。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兵者圜之凶器。舊制發兵以虎。其除徵調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奸人詐僞。無由知覺。可立虎符。以絕奸端。

隋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賜越王。以示皇枝盤。

此說
疎矣

石。

徐伯魯曰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迨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槩見。晉及南朝猶可稽云。

國朝符以錦爲之。織馬其上。名曰符驗。以給九邊督撫。箭曰令箭。皆發兵用之。

律

法者人君之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可一日廢哉古之李法其律之昉乎虞書象刑惟明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是猶未著之於書也太公丹書無行可悔及周官呂刑已設科條故經以議道畫之則爲法律以議法裁之則爲道三代而下法令滋章爲六篇之律者李悝也爲九章之律者蕭何也爲十二章之

律者。玄齡也。若乃漢因九章而張湯趙禹。廣至數千。則揚雄所謂不必學者也。因十二章而長孫無忌輩。廣至五百。則叔向所謂不必鑄考也。然皆一代之書也。明興損益千古。大都制辟以威令之。爲條一百四十五。其法簡以嚴。懸法以教。律之爲凡三百。其法明以悉。賓興試判。則唐律學之遺也。鄉飲有讀法。則胡安定教國子之意也。仲舒溫舒皆以爲均切救世。而六家九流所不翫也。若夫駘銜委馭。四杜橫犇。而欲以和鑿節奏。救皇路之險。頌其可幾乎。

太祖高皇帝讀老子。至民不知畏死。柰何以死恐之。遂除極刑。秦之赭衣半道。而姦不息。豈不師吏之過乎。

高祖於是乎比于唐虞矣。記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尤非他書之可比也。故曰莫慘于意。而于鑢爲鈍。

宋景濂曰。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三篇。通號九章。曹魏邢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克又參魏律爲十二篇。唐長孫無忌

等又取漢魏晉之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抵以九章爲宗大明律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爲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

策問

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
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
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剽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
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爲疑難。
不然、其不反爲士子所笑者、幾希矣。其問有二、一曰
制策、二曰試策。使當視草爲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
以得實才云。

文通卷之六

明黃岡朱全宰咸一父著

鐵券文

劉熙云券縑也約束繾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後陸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旨也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周果字靜蠻南安人也世爲

按此
文功
未定
而錫
者

昭代
券文

方隅豪族仕於江右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
 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晉中興書曰初帝在關中與氏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梁武帝鑄銀券賜范桃俸曰事定當封女為河南王
 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
 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
 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
 取為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
 面鑄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

宋制高關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治。乃漢丹書鐵券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

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國書

昔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仁智之寔，而樂天畏天之道，交隣之事，焉可忽諸？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乃爲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千，國賴以存，良有以也。漢唐以下，國統雖一，而夷狄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獨呂相絕秦，豐贍闕闕，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者矣。

和衷
之効
見于
小國

如漢文賜南越王尉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只此一語便足動人心。雖蠻貊之邦行矣。

玉牒

大明會典宗人府專掌之主錄宗室名次其請名請封請祿等奏到則錄其名於牒以便稽命名則以五行爲偏傍而字悉出創造絕無複疊之病非如唐宗室名復至數十莫可稽考者因歎我明制度纖悉曲當皆軼於前代云

鄭端簡曰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大
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
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
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苞塞。山戎爲寧。王度榆關。
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元。交市東北。諸夷爲遼。
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
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
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
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坳

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度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布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

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髓
髀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
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龍躍。利害相尋。靖
難以後。矯枉鑿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
勅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
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
網。彝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
則奪爵。賢傅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
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乞漢。以故八

十餘年間有園土之收未聞旬師之戮至正德中寘
鑄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
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
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
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
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
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卽減六之一。今載
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四等主君五等若未
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卽祿歲增民財

日窘至有其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

嚴嵩曰嘉靖間內閣曾題玉牒事宜爲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內有事當釐改者開具上請看得第一冊內例有總圖備載天潢世系于首所以表帝王之統合同氣之

親也。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世，而以
硃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近來宗派蕃衍，不下
累萬，仍用前制，不惟紙狹字跡微渺，硃線紛亂遺漏，
混淆將來，愈難增續，宜倣古史世表之法，以便後來
增入。又當以帝系爲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
有天命，位在藩封，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
加于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旣殤而追受封
號，如悼恭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
不敢列于圖之前，俱所以尊帝統也。其無可妨如

頴傷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熙祖之長子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仁祖之長子太祖之兄也俱在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爲王今靖江王則南昌王之後也以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圖以列于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所以尊帝統也

告身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其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得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給告身自岳始也

唐時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

綾以品次有差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然
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

諭祭文

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勲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

哀策

哀策漢樂安相李亢作和帝哀策簡其功德而哀之也。

釋名曰哀愛也愛而思念之也。

文章流別曰今之哀策者古誄之義。

明文

明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文明者昭然曉示之也
今制咸稱奉上以署下或以蠲裁或以建置或中江
海之防或禦越人之寇多樹孔道大榜郵亭蘆岸羊
腸觀者驚心販夫荷插咸知上意語簡而言質俾可
由之民一覽瞭然斯爲得體然石版兼用則視其事
之久近也

教

舜典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勸也
言上爲而下倣也

白虎通曰王者設教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教者
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

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
亦得用之故陳繹曾以爲大臣告衆之辭今考諸集
亦不多見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書記洞詮曰。牧守監鎮宣條示諭。是名曰教。

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今提學使者爲教。以約束諸生。曰教條。近雖頒自禮部。而於地方所宜。士風所急。亦自爲而教之。